

新作《鹤语龙吟》出版之际,九旬书法家李仲元接受本报专访——把最好的辽海古诗用彩笺墨笔保留下来

本报记者 高爽 何书凝

文艺微评

赶文化市集成为一种时尚

□刘艳妮

近年来,不同主题的文化市集、创意市集逐渐兴盛起来,为群众带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会。赶文化市集成为一种时尚,成为越来越多人回望历史传统、品味当下生活的休闲方式。

文化市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摊,是集风物展示、产品体验、文化创意、演出、交流等于一体的文化消费新形态。一般来说,这类文化市集有着较为明确的主题,像“龙”文化大集、非遗文化大集等,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有机融合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。

逛文化市集,不只是“买买买”,它更强调互动参与和娱乐体验。除了琳琅满目的文化创意产品外,市集上还会有各种文化体验活动,逛市集、看表演、听沙龙、品美食、做手工、买潮玩……摊主可能是文创产品设计师或创作者,还可能是身怀绝技的非遗项目传承人,他们在展示产品的同时分享设计理念,传授知识技法。驻足在不同摊位前,可以看老字号品牌引领新潮,可以跟随艺人学捏面人、烙画,还可以听摊主讲述文创产品背后的人文故事,真实感受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的融合。例如,在国际博物馆日,辽宁多地推出非遗购物节,集中展示、宣传和推介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传统手工艺产品,群众在逛非遗市集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体味,让文化资源活起来。

在更深的层面上,文化市集激活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,在赶集中凝聚起来的情感交融与精神共鸣,是文化市集带给我们的更大的精神力量。比如沈阳红梅文创园精心打造的“厂办大集”,这一东北特质的文创市集再现了厂区大院里的旧时光,唤起了东北人独特而美好的文化记忆。还有一些潮玩文化市集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新去处,其社交属性越发凸显,小众文化因而有了更多的共鸣者。

如今,文化市集正在成为提升地区文化品质、彰显地区文化魅力的新业态,值得持续深入开展。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,文化市集为人们带来了新的文化消费和体验方式,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,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,也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新乐趣。



砥柱 出自明朝王致中诗《姜女坟》。

表达对正统书风的捍卫

本报记者:我们一直在谈这本书的内容,接下来就要说到同样重要的事了——书法。您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和书法创作,书法图籍也有不少,《鹤语龙吟》有何特别之处呢?

李仲元:这本书是我从88岁开始创作的,除了留下一部辽海诗史这个目的外,还有一个艺术上的追求,那就是留下一部代表我晚年书风的书法作品集。很多朋友看完这部书,都肯定了它的观赏性。

本报记者:的确如此。书里的每一幅作品都是艺术品,彩笺配上墨书,既灵动又力道十足,与诗作苍凉浩荡的气质融为一体,同时还有朱笔做的小字批注,既增加了信息量,又进一步提升了观赏性。

李仲元:是的,我就是要把最好的辽海诗歌用彩笺、墨笔、朱字批注保留下来。同时,这本书也是我要表达我对正统书风的捍卫,让读者感受到什么是中国书法艺术灵动正大的气象,也是我对时下书法乱象的一种示范性的批判。现在的书法界有种不好的“时尚”,以丑书、怪书博出位。我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追求严谨、端庄、规矩,每一幅作品还有局部放大图,能够清晰地看到笔触。让读者认清什么是“正路”。

本报记者:现在还有另一种“时尚”——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,有不少书法博主,他们写出来的字也是规规矩矩的,还总结了很多速成而有效的方法,粉丝颇多。但看得多了,感觉他们的字有些雷同,甚至千篇一律。

李仲元:这也是另一个误区,书法是艺术,不能以标准化、流水线的方式来学习,太标准了也就死板了,少了灵动,禁锢住了书法艺术。

本文图片均由本报记者何书凝摄

新时代大集的文化味道

□贺庆玲

一直以来,“赶集”都是东北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。近年来,文化与大集深度融合,成为热门现象,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。文化大集作为兼具地方性、文化性与商业性的体验空间,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担当,已然成为文化传播、文旅融合的重要阵地,让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。在大集上,人们能体会到五谷丰登的喜悦、国泰民安的祥和及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文化大集是东北民俗传承的重要载体。大集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接地气、最本土化的文化形态,它蕴含了百姓的淳朴情感和生活的经验,能反映出当地的风土民情。在我国,沈阳祝家大集是传承“粮仓文化”的文运福地,有创意、有活力;号称“沈阳第一大集”的造化大集充满着东北“好贺儿”,以小生意照亮大城市;沈阳蒲河大集浓浓的乡土烟火气息,原汁原味儿“最东北”;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聚合悠远特色民俗,传承多项非遗项目。它们都是历史悠久、底蕴深厚的东北民俗文化瑰宝,是黑土地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文化大集是东北文旅品牌的重要标识。新时代,大集是“文商农旅”的融合体,承担着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时代功能。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,数字技术盘活了文化空间,文化大集成为线上网红“打卡地”和电商售卖的“直播间”,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共同营造文化大集的沉浸式体验氛围,将大集文旅品牌,如黑河的中俄文化大集、长春的乐山传统大集、沈阳的祝家文化大集、营口的满族文化大集、锦州凌海页岩的红色文化大集等。文化大集不仅拉动了区域文旅经济和城乡经济的发展,而且成为东北地方文化形象向国内外传播的窗口。

文化大集是节日里的“仪式盛宴”。“大集”谐音“大吉”,表达群众的美好愿景。每逢节假日,大集文化与节日习俗融合共生,更能让人体会到大集的仪式魅力。扭秧歌、舞狮子、吹糖人、剪窗花,众多非遗传承人将独门手艺带到了大集,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,寄托着人们对传统节日的美好期盼。

假日里来逛逛大集

□关婷婷

近年来,文化大集、复古集市、城市漫游等已成为当下热门文化活动与网红打卡地。

文化大集是地方文化的微缩画卷,是集中展现物产、民俗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活等地域特色的“橱窗”。如今,集市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,它更像是生活的舞台、风土人情的展示、地域特色的窗口。从总体上来看,文化大集繁荣于城市、繁华于周末,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市井气息,还注入了各类艺术家的灵感和心血。在这里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烟火气息与大千世界的繁复多姿集于一身,生存与娱乐、生活与艺术、文化与消费交融一处,商业性与文艺性共融。人们可以漫步于大集、淘宝于大集、品味于大集、畅玩于大集,在这里寻找记忆,感知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。赛龙舟、包粽子、舞龙狮、赏非遗……多地举办的端午民俗文化节大集争相开展,汇聚了民俗风情与节日的欢庆,传统文化的魅力凸显其中。

文化大集呈现出多样性、民间性、市场性等特点,还带有极强的互动性、便捷性和娱乐性。它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记忆,满足了人们内心对休闲方式的期许。年轻人能够从容地释放压力,最便捷的参与到自带“打卡”属性的集群活动中来,自由地触摸、选购、欢庆。

大集是一场盛大的聚会,为每一位过客提供丰盈的饮食和欢腾的氛围。人们从这里带走的不仅仅是柴米油盐等日常所需,还有必不可少的文化娱乐等精神需求,更是烟火之气。

核心提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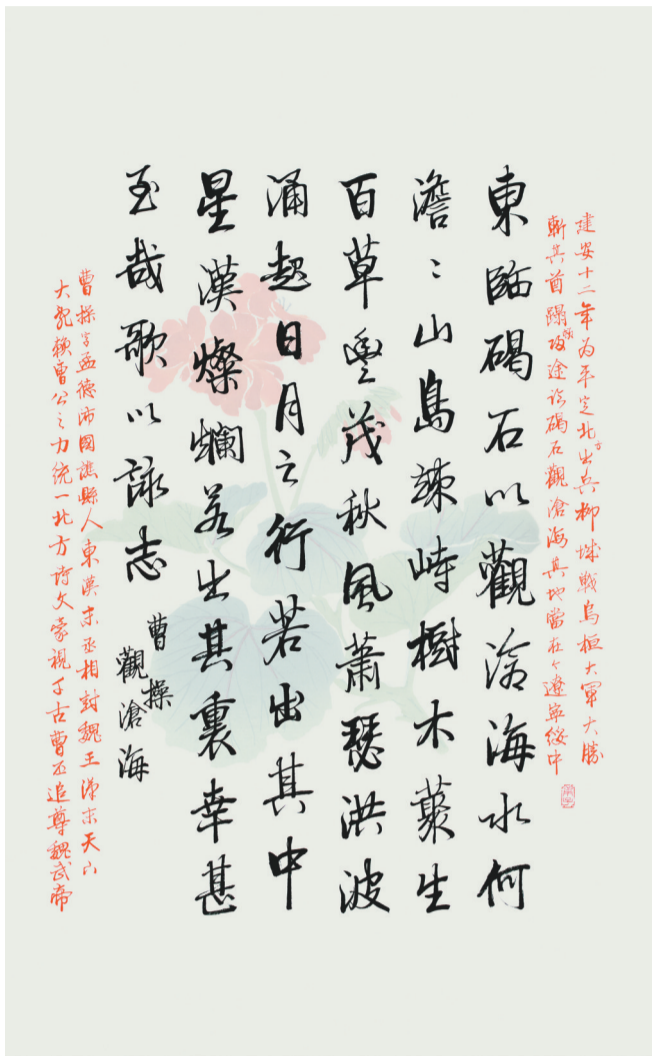
91岁高龄的著名学者、书法家李仲元历时3年完成的新作《鹤语龙吟——辽海古诗墨萃》,由沈阳出版社出版,今年与读者见面,在辽沈文化圈产生不小的反响。

此书有两个关注点:一是其学术性,广罗自汉迄清吟咏辽海的诗作,有源有流;二是其艺术性,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择优选出254首,以行书抄录,笔法精湛,功力深厚。此书堪称辽海诗史研究、名作展示与书法艺术汇为一体之作,正如已故著名学者王向峰在书序中所说:“这是一本品咏诗情、欣赏书艺、体味古老乡情的形式内容兼美的图籍。”

围绕本书的创作动机与创作过程,本报记者专访李仲元,回应读者关切。



《鹤语龙吟》封面。



曹操诗《观沧海》,红字为批注。

一生从未离开过诗、书和文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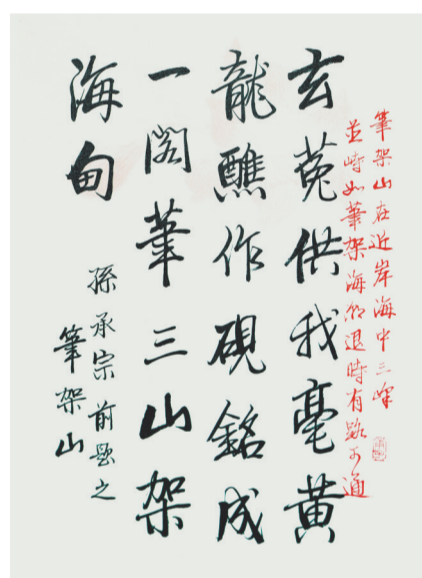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:我了解到,您的父亲是著名的考古学家、“东北考古第一人”李文信先生,母亲也是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的知识女性。可以说,您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,家学渊源深厚。

李仲元:我从三四岁开始,就背中国古典诗文,很早就接触西方的文学艺术,十岁时开始阅读成套的《世界美术史大系》了。这些为我一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可以说我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诗、书、文。

本报记者:由传统文化而进入对家乡历史的研究是很多学者的殊途同归。您对辽海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
李仲元:我的祖籍是辽宁复县,就是今天的瓦房店市,复县有一个建于明代的横山书院,我的祖父少时就曾经在那里读书。家乡悠久的历史令我感到自豪,也由此产生了家乡情结,并进入了辽海历史的研究。

据我考据,“辽海”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晋代。但古代的辽东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是比较早的。秦朝实行郡县制



明朝孙承宗诗《前题之笔架山》,红字为笔架山简介。

时,就设有辽东郡和辽西郡,辽东郡的治所在今天的辽阳。汉承秦秦制,依旧保

持郡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,汉武帝时,为稳定疆域,曾在东北地区设置“汉四郡”,也叫“东方四郡”。我们在古诗中经常可以看到以“玄菟”代指辽海,就是由此而来。可以说,辽海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居之地,既有作为边域的特色,也有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特色。

本报记者:您对辽海的诗史研究也是对辽海的历史研究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吧?

李仲元:是的。大家都知道《诗经》中没有“辽海”。所以,我特别想知道,吟咏辽海的诗歌都有哪些,呈现了何种独特样貌。研究久了,心中存了个见,就需要表达出来,于是就有了这本《鹤语龙吟》。

本报记者:这四个字怎么理解?

李仲元:都跟“辽海”有关。“鹤语”取自“丁令威化鹤”的传说。晋代《搜神后记》中载:“丁令威,本辽东人,学道于灵虚山。后化鹤归辽,集城门外华表柱。”这个传说本身就有一种诗意在,更有一种对家乡的眷恋。而“龙吟”则更好理解,从查海的堆塑龙到红山的玉猪龙,“龙出辽河源”嘛。

最早一首辽海诗为汉代《箜篌引》

本报记者:吟咏辽海的诗歌虽然并不算众多,但我们也能想到一些。可真正进入诗史的研究,那就不是个案的罗列,而是要有一个探源溯流的过程了。

李仲元:是的,当我把辽海诗史作为一个课题来聚焦时,才发现我必须找到一个源头——最早的辽海诗歌是哪一首?其后发展出哪些流派?必须把它搞清楚。我是在溯流而探源、探源而溯流之间反复走了几趟,才形成了这样一本辽海诗史。

本报记者:接下来,就要揭晓最重要的谜底了,根据您的研究,最早的辽海诗是哪一首?

李仲元:据我目前资料所及,能够确

定的最早一首诗是汉代的《箜篌引》。此诗为汉代《相和歌辞》之一,作者为“霍里子高妻丽玉”。据《古今注》记载:霍里子高为“汉时东方某郡之津卒”,也就是看守渡口的小卒。“某晨,见一白发丈夫奔渡乱流,其妻追呼止之。不听,堕急流而死。其妻弹箜篌而哀歌之,亦投水自尽。”子高归诉其妻丽玉,记传其词焉。”也就是说,这是丽玉记载下来的丈夫霍里子高讲述的一个亲眼看到的场景。这也是唯一有记载的与汉代东方四郡相关的古诗,全诗共计16个字:“公无渡河,公无渡河。堕河而死,其奈公何!”

本报记者:这么一首短诗,竟然讲述

了一个悲伤而生动的故事。

李仲元:是的,非常生动。而我收录的第二首辽海诗同样出自汉代的东方四郡,是琉璃明王类利的《黄鸟歌》,此诗约作于汉成帝时期。类利是汉代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某部族第二代王。史载,类利纳媿姬为妃,媿姬因为不堪在后宫受众人妃所辱而出走,类利追而挽留,媿姬拒而径去。类利惆怅而吟:“翩翩黄鸟,雌雄相依。念我之独,谁其与归。”

本报记者:这两首都是四言诗,颇有《诗经》的古风,可见当时辽海地区的文化已经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很大影响。

李仲元:是的。

吟咏辽海的诗歌多有浩然、临危不萎之气

本报记者:遍及唐诗宋词,我们会经常看到“辽海”“辽东”“辽西”这些词的出现,例如,“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”“汤池虽险固,辽海尚填淤”“归美辽东鹤,吟同楚挂珠”等,但它们通常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或者说边塞、遥远的意象存在。是不是所有出现这些词语的诗歌都可以被纳入辽海诗史当中呢?您是如何整理和分类的?

李仲元:我取诗的首要一条原则是取之有据、出于经典,不是无稽可考之作,也不是游戏之作。

从内容上,可以分为征伐、巡狩、纪游、采风、酬答、个人抒怀、祭祀等。从作者上分,有帝王、臣属、地方名士;有不同朝代的各个民族,比如高句丽族、契丹、女真,等等。从写作动机上看,可以是辽海人写辽海事,也可以是外来人写辽海事,或者是寄辽海人、辽海人寄

友人。当然,辽海诗歌作品数量众多,而我这本书的篇幅有限,只能选取其中的名家名作。

本报记者:我统计了一下,您的书中共收录了91位作者、254首诗。除了我们最为熟悉的《观沧海》,还有很多名人的作品。91位作者中,有大诗人,如陈子昂、骆宾王、崔颢、李白、欧阳修、苏辙、元好问、耶律楚材、徐渭、纳兰性德等;有历代帝王,如杨广、李世民、赵信、耶律洪基、玄烨;当然,还有诸多历代名臣。我有这样一个体会,越往后代,辽海与外地的联系越紧密,也由此看出辽海地区的重要性来。

李仲元:是这样的。比如宋代,宋辽之间的交往就非常密切,欧阳修、苏辙、苏颂这些名臣都出使过辽。到了明代,辽海地区是明与后金之间争斗博弈的焦点地带,众多文武武将踏

足于此,留下诗作。高士奇、陈梦雷等名臣则是作为流人来到辽海的。这些特殊的经历,都留在了他们的诗作里,也把他们眼中的辽海风物留在了诗里。

本报记者:透过诗歌来观照辽海历史、看地域文化,会有独特的气象吧?

李仲元:是的,中国是诗歌的国度,诗言志、词缘情,文以载道。吟咏辽海的诗歌生动描摹了东北的山山水水以及东北的人文历史等。辽海文化的气质决定了辽海诗歌的气质,都有一种浩然、苍凉、临危不萎之气,在其他诗歌里常见的小儿女的忧愁、文人的落寞惆怅是没有的。



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